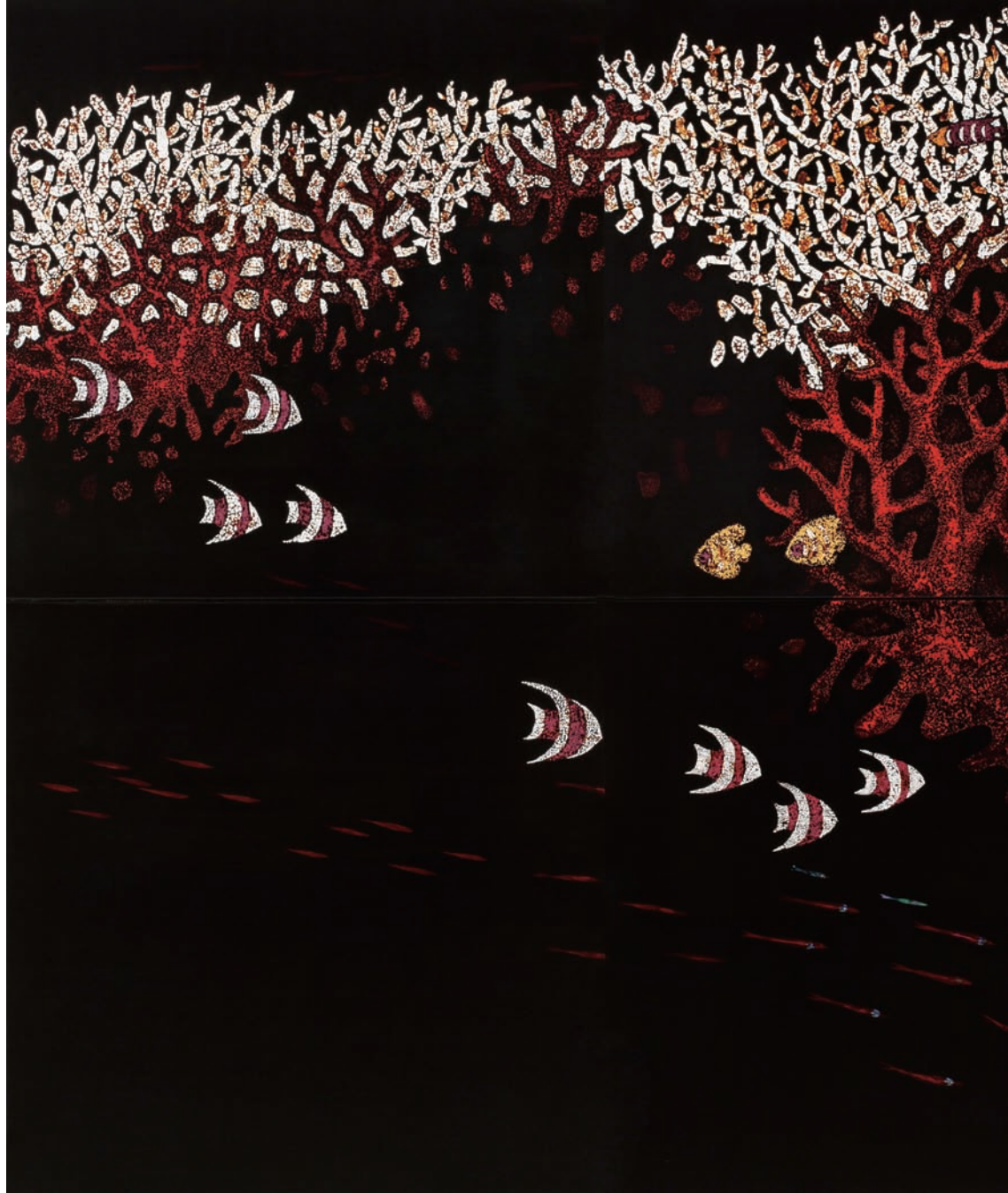


同髹共漆——蓬萊漆器的再現與深耕

Penglai Lacquer Ware: Representation and Exploration

文／簡政展 Chien Cheng-chan · 圖／黃麗淑 Huang Lin-shwu



本文梳理了臺灣漆工藝的技藝傳承系統。先從日治時期日人山中公主持的傳習學校與漆器製作所開始談起，中山公成功以「蓬萊塗」創造產業佳績，也以師徒制帶領臺灣第一代漆工藝師成長精進，雖經1960-70年代產業沒落凋零時期，進入1980年代之後，由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持續推廣，除了邀請前輩工藝師傳承技藝也積極推動技藝革新，讓漆藝文化走入新時代。

We comb through how the traditional skills of Taiwan's lacquer art have been passed down over the years here. Starting from the time of Japanese rule when Nakayama Tadasu launched a lacquer art workshop that incubated many of his pupils who becam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ocal lacquer artists in Taiwan and produced the Penglai ware well received by the market from the 1960's to 70's when the industry declined, and gradually found its way back again after the 1980's, the Taiwan Provincial Handicraft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Taiwan Craf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now) spared no efforts trying to revive Taiwan's lacquer art by inviting senior artists to share what they've got with the young, as well as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eventually ushered in a new era for lacquer art of Taiwan.



1

2

1-2 藝師黃麗淑指導
學員集體創作漆畫
《海底世界》



1	2
3	4
5	6
	7

- 1 早年陳火慶在傳習班漆藝指導情形
- 2 早年黃麗淑在工藝中心教學情形
- 3-4 早年漆器傳習班學員上課情形
- 5 黃麗淑指導漆藝傳習上課過程
- 6 黃麗淑邀請鼓浪嶼工藝美術學校老師鄭力為來臺指導漆藝
- 7 漆器傳習班老師與學生合照

從傳統師徒制到系統的學校教育

1980年代，當時任職於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的黃麗淑，為了協助臺灣竹木工藝產品增加競爭力並提升附加價值，接觸到天然漆與藝師陳火慶，隨後更進一步針對日治時期臺灣推動漆器工藝的歷史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發現當時推動漆器教育與產業的關鍵人物，山中公（本名甲谷公），對臺灣漆器發展的歷史與蓬萊塗漆藝的創造具有深遠影響。原本臺灣並不產漆樹，此工藝主要來自大陸福州與日治時期日人的推廣。其中從福建地區傳承來的漆藝，在日治時期之前，引進的主要目的是運用在家具、神

像、建築與器物的塗飾上，因此尚未在臺精製，也未見深度的傳承發展。而在日治期間，日本不僅從越南引進漆樹種植，更在臺灣中部設立漆工藝傳習所與精緻漆工廠，臺灣的漆工藝才有更精緻的技術發展。

傳統漆藝技術在臺灣的傳承，主要以民間的師徒傳授形式存在。一般臺灣人學習技藝要三年四個月才出師（成為師傅），在日本則往往需長達五年才具師傅資格。但到了日治時期由臺中市政府邀請山中公主持的臺中市立工藝傳習所（1928，四年後改為私立臺中工藝專修學校）及山中工藝美術漆器製作所





漆藝家張森洋的漆畫作品

(1916)，算是臺灣漆藝技術第一次以官方資源支持、學校教育形式和建教合作訓練的傳習教學方式。臺灣漆藝界兩位重量級前輩王清霜與賴高山，皆出自於此。根據黃麗淑的訪談記錄，國中畢業就到山中工藝美術漆器製作所當過五年學徒的藝師陳火慶，亦曾到此協助教學，傳授術科。

蓬萊漆器的時代意義與溯源

「蓬萊塗」一詞，近年來最先出現在翁徐得（前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所長）於1997年發表於國立歷史博物館《清代漆器文物特展》專輯收錄的〈臺灣漆工藝的源流〉文中。主要源自日治時期「山中工藝美術漆器製作所」，由主事者山中公所創作的漆器風格稱呼。這種特色漆器，最早的紀錄出現在1916年由臺灣日日新報所發行的《臺中市史》中。當時以「蓬萊漆器」為名，出現在臺中市土特產品的章節當中，將其當作是臺中的特色伴手禮來介紹。主要產品有圓盆、花瓶、煙盒、硯臺、香案、展示箱及裝飾櫃等，以臺灣鄉土特色和原住民圖案設計為主，頗具在地風格。

「蓬萊塗」最特別之處就是透過裝飾紋樣題材，表現當地生活場景，體現臺灣樸實民情，展現原住民傳統圖騰。一方面連結到臺灣人的日常體驗與生活記憶，另一方面也滿足當時日本人對異國風情的幻想。黃麗淑認為，雖然「蓬萊塗」的工藝水準，實際上跟中國與日本的悠久細緻傳統工藝品相比仍有差距，但「蓬萊塗」所展現的刻苦樸實與庶民生活的特色風貌，使得「蓬萊塗」在當時成為具紀念與實用價值又能出口日本的工藝產品，也間接敦促臺灣特色漆工產業的發展。翁徐得也曾撰文指出，畢業自東京美術學校漆工科的山中公，應當受到當時日本民藝運動與生活文化意識喚醒的社會氛圍影響，自然地將在異地文化的臺灣觀察與見聞，導入漆器產品上，以呼應當時社會及產業的時代需求。因此，「蓬萊塗」不僅是臺灣漆工藝地方特色的起點，也是臺灣多位漆工藝大師傳習的源頭，更是臺灣漆產業的開端。「蓬萊塗」從工藝產品的目的開始發源，後來影響了師承的脈絡，與日後在臺灣發展的規模和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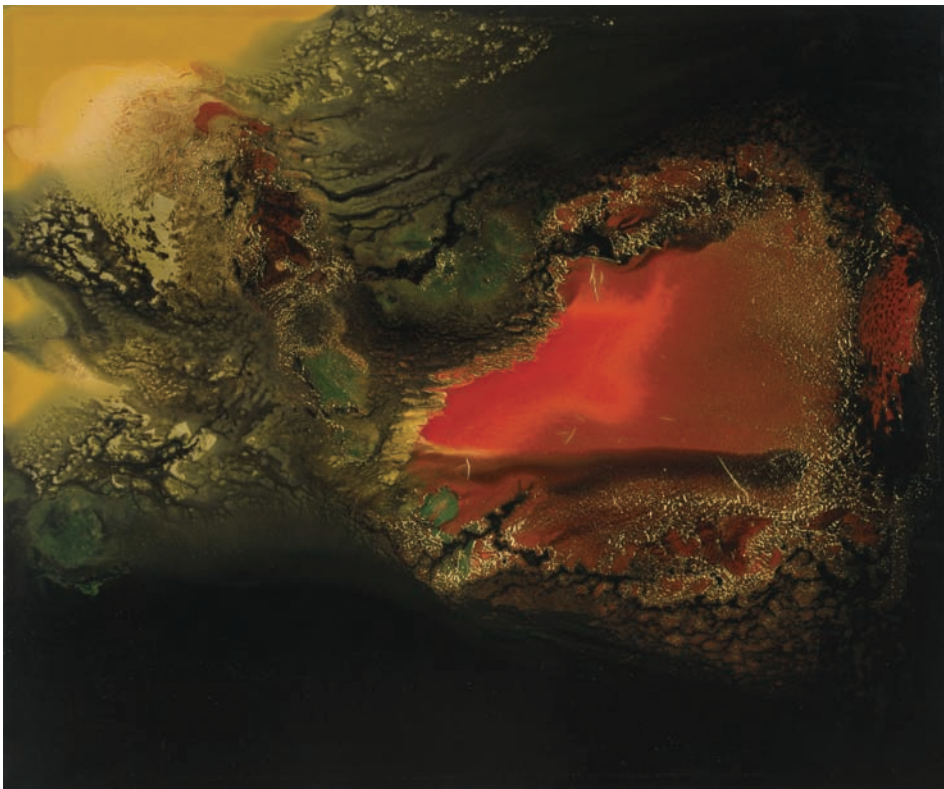
從隱沒代工的產業凋零到傳習推廣的技藝革新

雖然「蓬萊塗」這種由日本人開創，原本專為日本人製造的小規模地方特色工藝文化產業，在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曾因時代需求的改變而隱沒在外銷代工生產的洪流中。但在1990年代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與藝師黃麗淑推動傳習計畫的努力下，諸如陳火慶、王清霜與賴高山等前輩漆工藝師，得以重新被關注和傳承下去。其中獲得第二屆民族藝術薪傳獎的藝師陳火慶，不僅無私奉獻地參與傳習計畫，影響了黃麗淑、廖勝文等多位當代的傑出漆藝師，更在訪談中還原了部分日治時期的漆藝傳習歷史軌跡。他一生對漆藝的投入，除了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外，也透過擔任益承公司、漢三木業、永逸工業及

聖將企業等公司的漆器顧問，帶動起1970年代臺中與豐原地區木器和漆器產業出口的榮景。而在日治時期畢業於臺中工藝專修學校的賴高山，後來不僅繼續到東京美術學校進修，把漆藝技術轉向藝術化發展，勇於創新並打破傳統格局，更創辦「光山漆器行」。他的堆彩雕漆技術曾經為漆工產業創造出全盛期的出口榮景，他自己也致力於推動東南亞漆藝文化交流。而他的傳人賴作明，也持續進行漆藝創作的革新與開創，父子師徒倆除了開班授徒外，更自費成立漆器博物館。而另一位畢業於臺中工藝學校的王清霜，當時也在山中公推薦下赴日深造，同時還修習繪畫與雕塑，後來更跟隨日本人間國寶時繪大師河面冬山學習，兼具有學院派與工坊職能實作的經歷。王清霜返臺後，一方面將日本精緻而細膩的漆藝技巧帶回臺灣，把臺灣漆工藝的藝術層次向上提升，同時也在漆器的工藝生產中帶入「設計」、「技術」與「市場」兼顧的實務觀念。如今他仍在漆藝創作與教育推廣上持續奉獻，其技藝與堅持也影響到家族後代，一家三代均投入漆工藝製作與漆藝創作，成為臺灣重要的漆藝世家與教學典範。

以「蓬萊塗」的脈絡精神演繹新時代的漆藝文化

長年投入漆器工藝研究、調查、傳習，並在公職退休後創辦「游漆園」，成為南投縣登錄傳統藝術「漆工藝」保存者的黃麗淑認為，「蓬萊塗」不能算是純粹傳自日本脈絡下的漆器，因為在山中公的漆藝製作所除了日籍師傅外，也有來自中國福州的師傅。「蓬萊塗」象徵的應是一種時代的開創精神，也是日治時期以漆藝創造地方文化的典範。因此，應該將「蓬萊塗」當成一種創作上的參考基



漆藝家廖勝文的漆畫作品



漆藝家葉曉陵的漆畫作品

點，思考如何以所學的漆工技藝，演繹出當代臺灣人的生命禮俗、生活環境與人文思想，並引發社會共鳴，創造臺灣當代的新生活文化。蓬萊漆器的再現，即是那個時代臺灣當代漆器的展現，她鼓勵年輕工藝家能在既有的傳統之外，打破格局持續改變與創新，讓每個時代的臺灣漆器都能展現臺灣當代的面貌與精神。自2010年起，黃麗淑就曾連續三年辦理漆藝傳習計畫，尤其在第三年更將傳習主題訂為「蓬萊塗」漆器工藝傳習與創作研習，同時規劃「蓬萊敘事」傳習成果師生聯展。

現在臺灣漆藝在工藝中心的傳習推動與先輩的投入傳承中，已打破傳統師徒制的藩籬與藏私的顧慮，逐漸從鼓勵參與，融合中國和日本技藝，發展成加入本土文化元素的特殊工藝美學。無論傳統的立體漆器或平面的漆畫，乃至結合竹編、金工、陶瓷或玻璃的現代創作，均顯示其多元性。以去年剛剛落幕的

2018年工藝競賽為例，在美術工藝組獲得新光三越獎的〈月系列·時〉與一等獎的〈圓融〉，以及在創新設計組獲得二等獎的〈攢傳〉等作品，即是運用天然漆結合多媒材所展現的各種新時代漆貌。有句話說：「做漆的專注，也是做人的態度。」如今的蓬萊漆器傳承已不僅僅存在於技法與形式的延續，而是存在這種思維態度的深耕與經營。黃麗淑不諱言，漆藝的創作往往因技巧步驟繁複而需要體力，透過年輕一輩的投入，才能為漆藝的多元發展，開展各種新的融合與嶄新風貌。她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有設計師、學校老師、工藝家及對漆器有興趣的各地民眾，他們涉及的領域也從創作與教學的應用，到文物保存與產品開發的各範疇之中。但黃麗淑表示，雖然科技與時代的進步，的確部分影響並改變許多漆藝技術的演進，但不管是在遵循或改變之間，唯有持續埋下年輕種子，同鬆共漆，漆藝的未來才能繼續保有生生不息的活力。🌱